濯纓集

天

天降石盒之圖

首露王誕時降紫纓有金夘

船塔渡海八回

普州太后來時乘塔船御風浡

駕洛事蹟序

湯㵎始分萬物肇判人於其間得其靈異則豈無理會其所生之本乎盖人得姓之初必有其由如伯陽之李陸羽之陸皆因其兆而惟我　始祖首露王降于金卵故以金爲姓都于金海故以金海爲貫首出庶物故以首露爲王號此非體天地之靈異而其子孫之千億也哉然世遠派異幾疎於敦宗或昧於世德其所感歎倘如何玆因舊譜而撮其歷代摠目及東史所載中諸王事蹟集爲二二編而重刊使各派子姓開卷瞭然其於敦宗溯本之誼庶幾有補云爾

崇禎紀元後四乙未仲春後孫箕鉉謹序

東方大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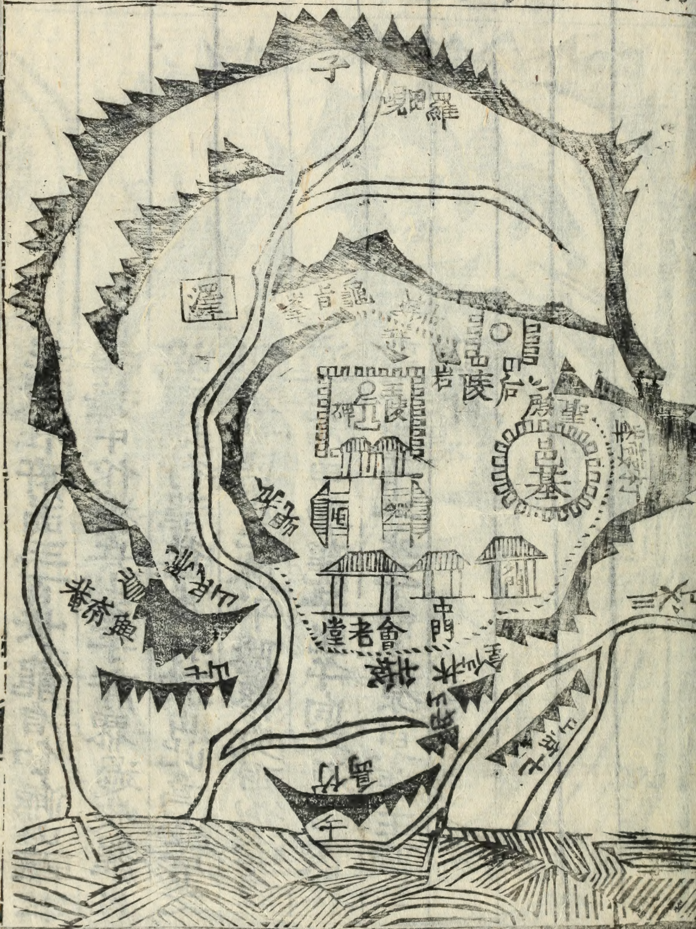
金城華胄 忠孝之家

駕洛靈源 道義之門

千派一本 世守敦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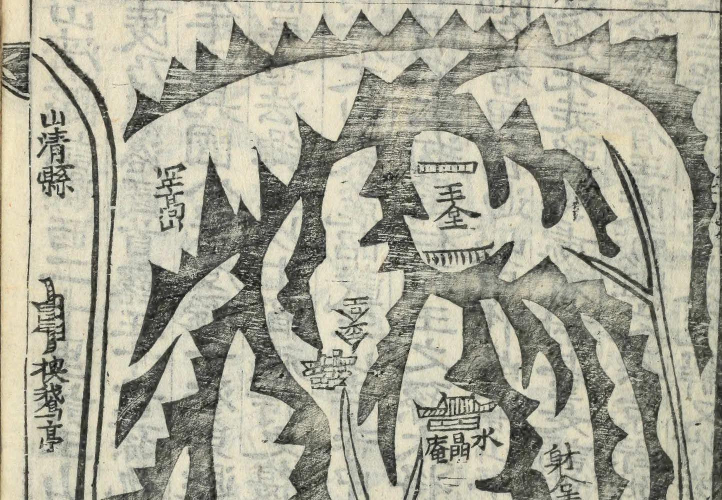
萬枝同根 永垂後昆

始祖駕洛國王陵圖



王陵在府西三百步龍自伽倻山轉三拍換中作精兵山至于府界過峽羅出峴平地行龍聳出打鼓山此爲金官之祖宗也西出正脉平隱落穴形似金龜浚泥乃甲卯龍子坐午向之原后陵在龜旨峯下子坐午向之原東距王陵二里許

山清王山陵圖



按山淸縣誌縣西二十里許王山之原累石爲丘壠俗稱王陵陵乃駕洛國首露王十世孫仇衡王陵也新羅法興王十九年王見國小民疲遜于法興遜跡山陽之王山山陽山淸舊號也法興王以上賓禮待之復封金海而陵在山淸縣西隅方丈山東麓昭載王山寺寺中秘函又於懸板記曰陵在王田之上捌達仁祠王之孫大將軍庚信七年侍陵云陵之龍自智異山過峽中作嵩高山平隱落脈陡起王臺自王臺逶迤北走蜂腰處有射臺是謂興武王昔射處自射臺處化東落盡有王陵（庚坐甲向）之原京鄕姓孫合謀設置祭閣五架祠宇三架講堂四架及庵齋又附陵圖以寓觀感

興武王陵圖

陵在慶州松花山而南距西岳玉里許春秋享事自官家備給祭物使士林及子孫行祭千後尊慕之義奚將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乎且陵前床砌碑碣之盛不下於羅朝諸陵而為其遠仍者散在八域鮮進參謁者幾希而又不知陵所之在某邑書院之在某邑豈非所可痛歎者乎茲附陵圖于 首露王仇衡王陵圖之末以寓觀感焉

春秋陵享祝文

威加三國功盖百世英烈攸存享祀無替茲值寒食秋夕謹

孝金先生墓山圖

當山甲虎占穴寅坐

此山乃先生衣履之藏而以清道邑誌考之則飛鳳歸巢也以大丘邑誌考之則倒鹿形也峰巒之秀麗局勢之尊重寔是天秘之地而先生至孝上格蒼〻占此奇形在子孫發毓有東窓濯纓三足道澗諸先生氣節文章山斗嵬〻古所謂人傑地靈者果不誣矣子孫之世守無替霜露之感僉宗之 瞻慕自有九頓首之義而古有先生墳墓圖或附文集或附譜牒 故用其附而因附于三王陵圖之末以寓羨墻之慕云爾

不肖孫顯道謹識

濯纓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秋懷賦

感舊遊賦送李仲雍

擬別知賦姜士浩

遊丹宮賦

疾風知勁草賦

聚星亭賦

雜著

非鄭人對
攷堂梅詩文後
聚散贈李師聖别
敎化送權子汎
書仲勻畫
題士浩跋朴訥書後
書六絃背
書五絃背
卷之二
文

如海院重刱移文
書
代人上巡察使書
跋
四十八詠跋
序
贈上人序
送柳評事序
送崔玉果序
送李評事子伯序

感舊遊賦後序
晉陽修禊序
贈山人智揖序
書唐屏

卷之三

記

廢軒記
涵虛亭記
二樂樓記
靈山縣監申潛生祠堂記

會老堂記
臨錦堂記
壽邉樓記
機張縣館記
梅月樓記
重修清道學記
釣賢堂記

卷之四

辭

朴希仁哀辭

趙伯玉哀辭

祭文

祭仲雲文

遣奠仲雲祭文

仲雲小祥祭文

哭伯魚文

祭大守金良典文 二

祭首露王文

祭佔畢齋文 二

墓碣

趙與叔墓碣
銘
管處士墓誌銘
書案銘
書架銘
琴架銘
短檠銘
內賜水精盞銘
五絃琴銘
卷之五　拾遺

策

中興對策

錄

續頭流錄

墓誌

副司正李公禎墓誌

碣銘

安東府使趙侯墓碣銘

題

題權睡軒關東錄後

題三嘉縣觀水樓 四韻
送柳牧上洛
與權嚮之登觀水樓
次
奉和睡軒
原韻
次睡軒
原韻
送李評事子伯序侑別詞
平胡公墓碣銘 補遺

濯纓先生文集目錄終

苦一作枯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一

秋懷賦

癸丑之秋予在書堂蒼茫歲暮玩愒流光破萬卷之未了羲馭忽以西藏景暉暉以苦短夜晷晷以漸長梁燕翩翩以辭巢塞鴈嗈嗈以呌霜葉槭槭以歸根蛩唧唧以近床感時物之易變增予懷之悲凉對案掩卷心焉若忘不言不笑忽乎迷方乾愁苦恨萬事亡羊木溪子在傍恠而問之曰何爲其肰耶身際文明主聖臣良翹館儲材恃選朝行漑根食實不遺斐狂於我厦屋討論皇王珍分御厨稟繼大倉榮幸无

杯一作環

比樂且无央落霞與杏湖山滿眶和余倡余峩峩洋
洋造物爲徒心與道昌一杯乾坤信手低昂四時運
轉天道之常苦何爲而戚戚懷楚客之悲傷呼童子
以進酒當浮君以羽觴予默肰不應汪肰滂滂太溪
子起而更言曰我知之矣霜露履愴丘壟荒者耶鶴
髮倚門毋未將者耶鴒原情苦陟彼岡者耶蓴鱸與
發憶江鄉者耶閒情遠別惱閨房者耶好古生晚心
遠地偏獨倀倀者耶行與世違命不身謀强趨蹌者
耶佳山好水高樓遐遁未得其摵者耶蒼生繫念白
屋有寃思濟時康者耶日耕墳典身遊宇宙恨未置

身於虞唐者耶感慨忠良嘖咨凶邪謾聾慼憂於前代之興亡者耶亦或幼學无成壯恨面墻擬泝伊洛反航絶潢汨沒塵埃世累蒼黃上負　聖教下孫時望耗公廩而費日省吾私兮不敢當臨長途而景迫企古人兮力不遑肰猶得餘馥於陳編自以爲九畹之國香抱獻芹之微誠徒哺啜而周章思美人之遲暮兮鶗鴂鳴而不芳遊子於是百感集而攻腸噫人生天地之若過此身者於粃糠少壯不憖而老將至兮輸百年於尋常與草木而同凋卒澌盡於一場豈不悲夫吾觀一元之運不息自强人生稟賦氣通陰陽春

思駘蕩兮夏氣舒長秋懷憭慄冬念矜莊一心隨感與時弛張含生大同不分毫芒惟秋之氣獨克以剛共萬類而於悒實元化之所戕朕君子之節情要帝正以自防吾將與子而賞秋請登山臨水而徜徉予猶不應柚手思量取琴浪撫萬古一忙風蕭蕭而打扉有聲鏦鏦若金槍並起而開窓則庭空葉積天宇高曠水落江清野色蒼黃

感舊遊賦送李仲雍

予生世之眇末廓无與而寡儔負弧矢於初載跡徒繫於海陬恒兀兀而无所適兮悵此身之如拘歲辛

亥之元正九下令而觀周山國門而西邁兮路曼曼其阻脩歷松京之遺墟傷麋鹿之來遊過箕都而縱目兮餘井畫之田疇點七佛於薩水記往事之謬悠臨九龍之斗岸窺鐵牛於浿湫凌鴨江之洪波氷龍鱗兮難容舟蓬墟極兮五百里狼烟積兮走驚麀白玆爲渤海之舊疆兮憶全盛於高句地氣旺而復衰人物生而亦休主安市兮何人抗大邦兮爲讐與千里之孤郭挫百萬使逗遛婆娑故府猶有殘壘兮埋沒金庸之戈矛鳳凰新堡謾留佳名兮不聞岐山之啾啾指連山以右轉兮怕草萊之奸偷忽鼙鼓之動

地擁數千之貔貅風光潑於旗纛日色耀於兜鍪豈知
遼將之來迎感勞來之遠猷趂落照而下營胡笳雜
於邊謳雪霜稠兮山阪澁河渡阻兮跋涉幽尋自達
於遼陽喜館待之頗優覩城郭之周遭見民物之漸
稠鶴飛華表兮天地老一留語兮三千秋管幼安兮
姱節王彥方兮好修共携手而避地運方熾於炎劉
抱遺經兮穿床著潜德於盜牛撿予行之莫及豈君
廬而還蓄胡貞觀之天子駐清蹕兮此夷猶逞英心
而未已困小醜而悔尤鶴野濶以茫茫兮千里屬於
一眸一帶水兮東西認渡遼之前籌至遼河而乃息

抗一篳兮常浮娟狼娘之水廟扣吉籤而屢抽高平岸上極目而西望兮黛色横天如振鬣之驕是謂毉無閭之山兮屹作鎮於青邱忠禹跡之東至兮念明德兮永惆迤廣野而馳騖兮計歷歷兮幾郵維山海之雄關古長城之東頭秦皇築以禦胡儘威稜兮難比倂胡未至而內潰空轉民於深溝尚勤後代之增築要以衛乎中州紛紛劉石慕容耶律完顔鐵木迭入而擾攘兮不能隅此疆衷信重險之虛設兮跨萬里兮徒自由逮大明之區分先控扼其咽喉既定昌於幽燕建萬世之深謀置關吏而譏察兮鼓不驚於

援抱覽平州之山河兮實形勝而寡仇爭一州而啓釁陷五國之孤因不内修而外攘猶去醫而决疣瞻孤竹而竪髪風萬古兮颼颼縣昌黎兮孕韓學遠紹而旁搜度薊門而立馬訝樣兒之卤譊滿目太平之桑柘杏烟樹兮相樛張家灣兮列青帘直沽渡兮潑淥油迷官津之舸艦邀鮮纜於闤闠兹寰宇之通衢集四夷之群酋夕予極乎京師沓車馬之騰蹂繁華文物值百年之盛兮九陌處處播侯家之簫鈎館烏蠻兮賁大官荷皇恩之懷柔同萬國而賀正拜殿上之冕旒聞仙樂之飄飄雜胡部之箜篌仰龍袞之穆

穆詠鹿革之吻吻洌形撣而都俞總膚敏之公侯慚
異言而殊製情莫攄乎綢繆悅心醉而歸舘月一轂
兮歲已遒謁先聖於國子慨予衣之未摳考石鼓而
摩挲想岐陽之大蒐陳倉野之棄物獲大廈之庇庥
景韓蘇二子之大鳴於兩間兮恨吾生之蚍蜉來逢
掖之貿貿兮相怪問兮雜薰蕕贄短章而求友愧明
月之暗投弔文山於祠下想儀形而增愁一死兮終
古渾百世兮土一杯懷召伯而不見市駿骨兮空髑
髏客宇宙之幾過但逆旅兮長留院太極兮无跡堂
萬柳兮摧為隊訪屠狗於市上悲歌斷兮誰與酬俗

與化而推移人向下而益偷吾有兩眼獨不見至德之世盍早歸乎鋤耰白日忽忽其西馳春草綿綿兮玉河洲白雲飛兮海東歸夢溢於枌榆昔孔聖之皇皇兮發嘆於乘桴回吾道之在是初不暇乎他求信美而不可駐兮遂駕言而迴轅行旣返乎故國若衆楚之外咻潛一室之書史神六合以周流送君之歸兮起南浦之離憂悲凉千古激君之方寸兮落日何處兮獨登樓沿途百物困君之嘲弄兮恐不堪乎雕鎪明年上元兮兩地相望幸對月而思不歸來兮春風披錦囊之所收

擬別知賦 姜士浩

予取友於髫年恒臨食而忘餐雜文學與德行盖所取之多端早遊學於芹宮兮奈子行之蹣跚始得君而爲友飽學味之辛酸旣同年而同隊若入室之芝蘭望孔墻而猶未得其門兮謾貿貿於儒冠俄聚散之无期兮隅幾年之悲歡歲丙午之陽月共攀桂於廣寒欣宦遊之多方嗟內外之異官杳渭北與江東凭日暮之闌干幸連步於玉堂我自折其羽翰遂徘徊於龍驤夢已熟於邯鄲逮忝選於登瀛獲共處而團欒緣氣禀之不類兮我實躁而君寬苟不內得而

外誇兮乃鬼神之所謾推誠心以相傾每吐出其肺
肝三盃酒兮引興撫千古而增嘆思尚友乎忠賢恨
不誅其權奸道摳衣於朱程詞襲馨於黃韓學不期
於阿世志唯在於責難倘後日之前席呈腹中之琅
玕肯徒事於文學兮徑學步於騷壇抱醫國之良方
鍊壽民之靈丹恐白日之遲暮感光景之跳丸披陳
編而意倦取瑤琴而一彈夫豈汲汲於高位兮要垂
名於不刊時憑几而冥思何予心之澶漫君責我之
踈慵坐毒手之來攢因意氣而善謔紛辭說之譁讙
妙數終於僕更玄談極於舌乾亂王伯之縱橫發一

粲而相看憶十年而知非悟少壯之異觀昔陋巷之
賢哲尚自得於一簞繼臺餽而致養曷聖恩之能
殫顧无事而食俸心常愧於伐檀懷耿耿而不寐夜
已分而燈殘擁布衾而交足曰每高於三竿頻夢歸
於桑梓見吾親兮安未安奄一夕而告行悵情好之
未闌知白雲之在望挽不留兮涕汍瀾悲好會之不
又念長路之曼曼共離親兮來遠遊君先我兮辭金
鑾送夫君兮漢之曲空盡日以盤桓

遊月宮賦

霹靂火仙水德真君秉彼白雲遊于天門一夕廣漢

共覩上元帝姮娥之孤棲俯下土之偏蕃講兩君之
好會賭天下於碁局謾推枰而落子俄勝敗之兩決
二百年之基業輸孤注於一擲各飄然而南北兮但
桂影之婆娑彼何人兮貿貿來縱觀而澗祠伊趙氏
之浪子兮夙慕塵於上清之家假道術以凌虛兮盖
亦天誘其衷也既咎徵之若此兮胡不歸而省郎也
竟自迷而不復兮曾何戒於三風色荒極於師師妖
聲起於蓬蓬金戈亂揮於紫陌青衣已換乎黃袍帳
擧族以北轅兮燕雲路迢塞垣山高一曲胡歌舊恨
新愁霜寒骨冷萬里孤囚汴水東流錢塘潮落歌罷

宇一作符

樓臺戟宇盡璧一輪明月遍照華夷兩翼既折不能奮飛祖宗在天之靈應揜泣兮不掇余嘗談遺史於趙宋兮哀道君之窘辱始怪月宮之遊非真終驗與亡之運有合是何蠱心道教蠹國權奸擯斥忠賢崇信宦官土木既興花石又煩啓釁募裔夷塗血中原父子爲虜而同牢啜其泣兮何嗟及空教志士肝膽欲裂嗚呼唐明之於羅公遠宋徽之於林靈素隔百年而同一惑也悲凉劒閣之西酸若沙漠之北前車兮後車雖異歸而同一覆轍也惟彼銀橋千丈青鸞一隻悵望碧空往事怳惚

疾風知勁草賦

歲晏窮廬窓扉自語一室圖書閑户獨處忽有聲兮迅疾掠庭柯兮摵摵鏦鏦然錚錚然如鐵騎之奔突忽披重衾開户騁目曠野茫茫萬竅一號刀刀弗弗窣窣騷騷草上之風必偃舉百卉而靡然柔莖脆葉與蓬俱轉兮莫不飄飄而隨煙爰有一草特秀前阡其勁也曾不少搖根着地兮枝攙天余於是乎有所感矣神農所嘗爾雅所傳堯朝指佞正氣凜尊哿奚寸草兮亦疾風人之與物理无不同何異夫板蕩之世拔千丈之孫忠有如元聖遭時之蹇三監流言冲

子闕衮大風拔木禾黍盡偃毅然居東天知誠[illegible]
國多譏郢路將荒荃蕙爲茅蘭亦容長澤畔製荷北
風其涼兮秀故都猗蘭道傍滔滔一世賢聖獨傷俯
視千載人物嗚呼本朝之徒无異於千里草元亮之
忠豈同於劉寄奴巡遠之於唐家文謝之於宋室風
塵傾洞於六合孰超然而不涅滿朝卿相望風投降
甘爲奴虜兮渠獨九死而全節是皆爲疾風之勁草
等歲寒之松栢吾觀夫年矯庄邊小兒拔上茂草盈
里春風生養爭抽青而抹綠信衆草之一色逮嚴霜
之下降金風索然而摧折始知勁者本不萎蔫當朝

野之清平亭高爵與厚祿混薰猶之同班兮儘衣冠而搢笏一遇盤錯鮮不變節以從俗草草浮生如輕塵之棲弱兮竟同腐於草木唯不爲流俗之所移者擅芳名於今昔唐宗一句取賞蕭直爲臣之勸古今一律士生斯世愼爾所爲守死善道勿爲物移理輪慷慨不必亂雜攬戀澄清豈害明時雖然木秀於林風必折之折之亦何傷兮恨吾力之不支方寸萬古伸手倚壁恐鶗鴂之先鳴兮遡西風而悒悒

聚星亭賦

彼頖一曲有亭巋然德星所聚名獨千年言念前修

遡馬宣儒維荀朗陵與陳大丘生同一郡來往維從
位卑望高德義相侔有子若孫總第一流出入扶擁
貴傾公侯駕柴車兮云徂薄言造乎高陽之里發一
粲而坐談謝浮雲之世累心平兮氣和志合兮道同
雖爲兄弟之雙璧珠名標元凱之八龍迭賛几杖交羅
酒漿豈徒爲兩家之毓慶實一代之耿光豈非天地
鍾英日星降精孔釋抱送間世挺生良會一夕象動
天星太史奏御郡人搆亭圖盡百世尚存典刑雖肰
君子有道揚于王庭爲民之命爲國之經如何嘉遯
率彼草野嗚呼主昏於上士徵於下黨錮禍作崇信

刑餘三百年儲養之人才視草芥之不如天下將溺
四海奔波側手欲援亦將奈何鄧楊李杜相繼蹉跎
優游卒歲顧子則多獨恨夫文若之入曹瞞之幕兮
隳風節於乃家

雜著

非鄠人對

唐之時鄠人有母疾刲股以奉之瘳令尹以聞旌其門使勿輸賦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未聞有毀傷支體以為養其為不孝得死甚乎苟有合於孝道不當旌門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愚竊非之凡為

人子父母有疾千方萬藥必獲一効至於迎巫祝禱
鬼神雖揣其妖妄亦將無所不爲矣就令善醫者引
方書以爲非人肉合藥無良云爾將以彼爲誕坐視
其母之死而不從耶萬一冀其復生而不惜支體耶
吾之支體卽親之遺體古人以全歸爲孝則傷其支
體固傷於孝然吾惜吾之支體則他人亦自惜其支
體誰肯毀其支體爲他人母哉然則藥終不可得而
疾終不可愈就令退之不幸而處此當如何君子未
嘗不惜其身然此身有時惜不得者常出於不得已
之變於是而子死於孝臣死於忠卽退之所謂死於

逆亂者也臨逆亂不惜身命固也當危疾吾不至於死而顧惜一塊肉乎當危疾顧惜一塊者其臨逆亂不苟生乎退之又以陷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肰後旌表爵命斯爲勸已如是則爲子爲臣當平居死盡孝盡忠之地矣如是則朝家非危難亦不得忠臣孝子之用矣况性分內事莫非生人之所宜爲也常人不能充其性惟聖人能盡其性剔股一事初非盡性者之所爲推其言之弊而斷之則將以盡其性者生人之所宜爲而夷聖人於常人不異之耶噫古今天下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能盡子道而孝於父母

者蓋實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比比夫貨財外物妻子雖一體視吾身有分而尚私之况於其身乎世之知有其身而不知有父母者何限杯羹漢祖截裾溫嶠雖以盛帝名臣到頭一念猶不知有父母矣若鄭人者雖謂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所患世之詭異者殘忍果敢爲不經之行要一時之賞者或有之是誠可罪也如曰以一人爲孝是辨一邑皆无孝者亦非古之聖賢因所遇不同道故時之人後之人循其跡舉其盛聖賢爲學莫不於孝悌上立本而自生民以來獨稱舜爲大孝曾參養志其餘

旡憑聖賢皆非孝者耶愈詭若行媢嫉者得志將忌
人修而弊其行沮天下之孝駭衆人之聽其爲害不
旣多矣或曰退之立言是也平生好古道爲理勝之
文豈鄠人非誠於孝內外殊觀而攻之迫耶退之攻
鄠人誠迫而子攻退之又何迫耶大樸散而巧拙形
大素文而黑白分辨不表一人之孝於一邑者待一
邑之人咸孝也其意渾矣嘗見新唐史書以人肉治
羸疾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當時已
不勝濫矣以此爲勸則將盡刖天下之人不可以身
教而方盡子職之常者將不得爲孝矣退之豈旡所

見而言耶鄭對曰先王爲民立敎非不渾且厚矣乃
曰旌別淑慝未嘗曰以一人爲淑是辨一邑无善也
陰陽判而善惡分善惡旣分不能无過不及之差故
律之以中庸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故曰觀人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刲股雖過斯亦孝之黨也斷以
不孝不亦過乎生其養病其憂歿其哀至於所屬之
髮膚不敢毁傷敬以終身傷足不出啓手知免乃孝
子之常經也或不得已而以一身形於君父則輕甚
鴻毛者有之況於股肉哉股不刲而藥有別種可治
毋疾則吾不必矯情以刲股也藥无別種而股不可

不剔則雖得罪於中庸之君子吾亦爲鄙人矣夫立言者要於中庸垂之不朽通萬世而无弊吾觀鄙人對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於退之也不肰鄙人之行旣非中庸而退之之對亦非中庸也

政堂梅詩文後

昔年落魄嶺表將遊頭流先抵斷俗寺中有古樓樓前有梅兩株長丈餘下有古查其不滅者半尺寺僧目爲政堂梅詰其所以名則乃曰姜通亭少時手植其後釋褐官至政堂文學因名焉政堂亡百有餘年梅亦未免老死其曾孫用休氏承其椿府晉山君之

命來尋遺跡慨然增感遂栽新根於其傍今已十年不特政堂有子孫而梅亦長子孫矣時方初夏花復暗香予手攀低枝戲打青子而咲之因僧言以録爲一故事後八年用休氏入政院爲承旨予爲夏官郎朝夕於政院一日以諸公所題政堂梅詩若文見示仍索予書其末予思天地間萬物雖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數寓焉其榮枯其得喪皆聽造物所處分雖托於人而有不容人謀者不知者窮造物之有以爲已有焉昔唐李文饒用力一生鳩四方花石以充平泉自以爲經始平泉遂先志也壞平泉一花一木者

非吾子孫也維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其孫近古卒
以一石之故見害於張全義之監軍陵谷未變而平
泉已无主矣彼處富貴招權利其胸中一段鄙吝又
役於草木以此追先志以此遺子孫可謂違造物之
理者乎方通亭之在斷俗巍然一書生逍遙塵表其
蒔梅而去也若遺任其成壞於寺僧非所以遺子孫
及其官高政堂而寺僧之揭以爲號遂傳芳名者亦
偶然耳有賢曾孫更加封植亦非有通亭之戒也是
何有心之文饒不能使其子孫護平泉花石而无心
之通亭反能存一梅於斷俗乎造物本忌有心者也

噫人去詩留事往名存窮山絶壑野寺荒庭舊查新枝吟影相對爲子孫者當作何如懷也所以旣封植而又求歌詠以發其志也吾見承旨公追遠之心慇懃不已收印先稿以與士類唯恐未布梅花新什縉紳傳詠且將盈軸皆所以致勤於先祖也而非已有實見於此而實好之亦莫能及此也夫植物之可種者非一而通亭幼性有契於梅必取以種晋山君儒雅爲世所宗而兄景愚氏著養花錄爲花評品以梅爲魁承旨公述乃祖父老眷眷於此梅唯恐其委折其家世所尚風流標格亦可想已如某身縻寸廪夢

繞桑梓儻得便養南歸當尋舊遊於斷俗月落參橫
一賦疎影兼囑寺僧從今喚做政堂梅云

聚散贈李師聖别

人生聚散豈偶然哉其聚也必有使之其散也必有
使之吾知其聚散之能令人悲歡而不知其所以使
之者果何物也其聚也怡怡以歡其散也忽忽以悲
彼聚也彼散也而吾歡焉吾悲焉悲歡亦果何心也
其聚也其散也不以獨以聚散之為悲歡而各於其
人其心其悲歡又自不同於是悲者思歡者歡者思
悲者既散之後而思方聚之時情何能自已哉今年

秋高靈申漑之晉陽姜士浩安岳李師聖與僕共四人蒙賜暇聚書堂吾與姜與李俱同年生而甲長一年而隔一月眞同隊魚也食則同案寢則同榻出則相隨坐則相對得趣則同吟得句則同唱言不雷同而志則同行不循蹈而趣則同仕有先後而時則同職有內外而業則同晝夜處其聚也極矣方其聚也熙熙肰皡皡肰协协焉偲偲焉視其外則簪纓朝士也窺其內則韋布書生也含飽聖德鼓舞天眞盖四人合爲乾坤樂育中之一物塊然也未幾師聖奉晨昏歸帶方師聖歡也而吾三人慯焉師聖纔還而

天官以郎務劇奪漑之去吾與士浩師聖與漑之俱惱焉士浩謁告省親于晉士浩歡也而吾與師聖惱焉不意師聖之尊府為當途者所斥師聖急歸慰也而吾與師聖兩惱茲四人一向嶺表一向湖南一馳九陌一守虛堂至是而其散也極矣明年此身又未知其何處聚必散散必聚不能常聚不能常散明年此身未必不還聚也而聚未必皆聚也而又未必不散也而甞時或皆不散也必有使之者矣浮生之在世間如浮雲之在太虛油然而合渙然而離離合者日无窮而竟歸於太空嗚呼其无窮也已

教化送權子汎

子汎今年喪其室由校理乞縣得堤川予往唁且問其所以爲縣之故則曰小兒滿前持此就食於堤堤爲縣也僻而務簡吾心安焉予詰之曰五品校理之祿不能畜君之十口於京而六品縣官之俸顧能畜乎堤川之屈而安又豈若校書之清而閒乎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守一官在周行不得展吾之四體宰一縣親吾民猶可以行吾之所學矣君爲縣殆在是乎曰諾所恨縣无秀民可與爲教耳予復曰學者莫不爲民也苟能善民足以壽國其道舍教化无以

而俗吏既不足語教化知教化者又不能行所以然者不過卑世而卑人耳不卑世不卑人則教化行矣身率之實在上而觀感之機在下十室必有忠信則非人卑也行鄉飲養老之禮於今甲則非世卑也子游未嘗小武城而得子羽韓愈不卑潮州而得趙德堤民豈不堪子之教化乎顧力行何如耳若夫君著績爲縣以謀他日之好爵若漢之循吏則吾不知也在宋周濂溪楊龜山終身安於州縣之職二子之心非安州縣也安所學之行也子能安二子之安於堤則堤民從而安其安不苟安而止矣抑古之善治者

莫不推己以及物君當因己之充室而思一邑之鰥寡者因己之嬰孩失乳而思一邑之赤子待哺者眷眷焉先亭其生而後教之推此以往其於教化庶乎其可也子沉曰善遂書以爲贐

書仲旬畫

姜士浩以詩求仲旬梅竹眞仲旬分梅竹二種配雪月風煙作八幅逐幅以畫筆書八分四字以標之又和士浩詩廿四韻幷寫八分封寄予送士浩予持之抵士浩家值士浩將南行展者嘖嘖徘徊不能去者半日乃欲糊以羅綺粧作障子幷和詩其頭以爲沒

齒之玩縱歲月育子孫不願遺也予哂焉謂士浩曰君詩足以獲仲匀此畫仲匀畫亦足以倒君詩其詩其書又副其畫可繼三絶宜君之好之入骨也然仲匀之爲此戲也久世之索於仲鈞者不多既索而好之如君亦罕吾嘗嘲君以文雅之饞子其信矣夫余不知書畫猶能以精神會其妙書畫詩文殆一樣腦中之土苴也腦中无所有何能發其華耶觀其雪辨枝幹月傳香影風高葉藥煙隱色艶有寂寥底灑落底乘塏底跡淡底一毫造化著了精頓豪逸不盡底意思坐我八幅中不知身入仲匀之腦中矣噫吾仲

自乎使爾生乎吾前常有不同時之歎也

題士浩跋朴訥書後

昔年在綱目校讐廳朴耕以寫手隸廳久與處而得其爲人也殆滑夫之流也耕家貧書於食而其志則不在書也一日造其廬見其子眞是寗牛兒也眉目朗然應對從容沉欝有度卽訥也操筆就一字如斗大浩動有神予驚焉知耕之有後也使此兒生於華族未必不顯於世使此兒生中州喜事之地未必不爲學士老儒之所尚未必不爲王公之所憐不至飢寒如此惜國法有拘國俗不尚人才能使訥父子困

也然猶未嘗爲一言以記美今幸得爲姜君所賞又侈以文乃朴家一遇也古人文字之榮重於爵祿才固難而遇賞亦難姜君之文一出訥之名重於世耕亦因而顯訥父子得此文重於得位世間得位而无才能可紀者古今凡幾人以此言之造物未必不厚訥父子也姜一日南徙余以訥帖爲贐姜鄭重之不敢自有而欲上其親姜其酷於文雅而悅親無方者也

書六絃背

古人多置琴以其能理人性情也舜五絃文七絃六

絃非古也嘗聞晉以七絃送高句麗國相王山岳增損其制作六絃今用之傳至新羅有克宗者制曲有平調羽調致六絃今亦用之六絃於吾東亦古矣癸丑冬予與申澀之姜士浩金子獻李顯之李師聖送在讀書堂餘力學琴權嚮之亦自玉堂時往來西學馬乃曰諸君好古何不置五絃或七絃予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康節不服深衣曰今之人當服今之服余取焉權又曰山岳始奏六絃玄鶴舞因名玄鶴琴後省鶴作玄一琴一鶴耦也是琴隻矣予曰鶴謀食琴不食鶴有欲琴无欲吾其无欲者從乎然盡鶴无

欲吾將畫鶴於琴以從其類乎遂倩慵軒李居士畫
鶴切欲置琴而難其材一日得之東華門外一老媼
家乃門扉也問媼扉久近曰近百年其一板樞壞已
供爨云爲琴鼓之清越賓池猶有爲扉時釘穴三遇
賞與焦尾无異遂銘越右曰物不孤當遇匹曠百世
或難必意此桐不我失非相待爲誰出

書五絃背

余旣置六絃於堂又置五絃於家長三尺博六寸用
今尺取古像也六絃去一而五汰冗也十六卦去四
而十二亦汰冗以存十二律也絃旣五則三在卦上

而兩在卦傍卦正桐腹无偏跛太正之失卦方言也
於是雖不盡合於古而亦不甚悖於古乃操南風坊
協肰有太古之遺音焉客曰公六絃於堂而私五絃
於家亦何義耶曰予欲外今而內古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二

附金蘭契

大夫　慶太素

通　大夫行金海都護府李　蓀　子

通訓大夫行昌原都護府使李永蕡　子　本星州

奉列大夫成均司藝兼承文院校勘鄭光世彥卿本東萊

通訓大夫前咸安郡守朴永亨　達甫　本固城

通訓大夫行草溪郡守金良琠　待賈　本尚州

通訓大夫行咸陽郡守李承宗　子後　本仁川

通訓大夫行陜川郡守全永鏽　子衡　本安東

通訓大夫行咸安郡守柳涇　載清　本

通訓大夫行昆陽郡守呂承堪 克任 本咸陽

中訓大夫 大虛 本昌寧

奉列大夫行清道郡守鄭以僑 子義

通德郎前 子 本德山

通訓大夫行晉州牧判官吳致仁 子安 本海州

通訓大夫行北青都府判官蔣忠年 孝 本沔川

大 固城令 許 本

振威將軍行五衛都摠府都事李綯命子性

奉正大夫行南海縣令權仲愼 子胖 本安東

朝散大夫行固城縣令閔寧 子安 驪興

通訓大夫行河陽[illegible]戒 謹之 本信川

通訓大夫行宜寧縣監李德根 景元 本全州

通訓大夫行泗川縣監趙復命 伯元 本金堤

通訓大夫行高靈縣監洪永孝 舜卿 本南陽

奉正大夫行 原縣監裵季厚 直方 本金海

奉列大夫行丹城縣監崔承賀 慶甫 本永川

朝散大夫前行宜寧縣監權抱 持 本安東

朝奉大夫行靈山縣監李義根 宜之 本金溝

朝奉大夫行昌寧縣監愼繼源 子深 本居昌

通德郎金泉道察訪李秀 子實 仁

通德郎行開寧縣監李元禮

宣務郎前晋州教授金馹孫　李雲

鄭佚夏彥所謄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三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二

如海院重創移文

郡之東五里許有一野店名如海者結構最古樓其閣題其攘登眺弘敞曠野極目征人之所棲止客星之所留戀傑然一架之閣日迎千人之投近者欝蒸之變暴起惡少之手渠渠棟宇蹵龍空餘一鄉之人每欲因舊基而新之者蓋不得已也時屈舉羸亦一鄉之所病也適今年秋禾稼稍有登熟之漸興作其時也此店一新非特一道之行者顒出於是途而搢紳之東西行過也迎逕支供有所而巡行南國又不

必舍甘棠之下也然則非特一郡之鄕所私乃一道之人所共也男子桑弧居無常處士人於奔走王事也無方則豈特一道之人所共乃一國之人所利也其所共也旣非一人則其爲之也又非一人二人之所能辦也遍告同志勉成斯役大抵作事之始必有一人倡議於前而必有同志者應聲於後今日倡議者有其人則應之以聲相助以財相營以力者豈无人也漢文以四海之富惜一臺之費則是役也非一人一邑所能充其費也潮州刺史昌黎之廟民欣趨之此則吾郡民之事也黃陵二廟更歷諸賢之手途

出其下者咸能新之不問也主則此傍隣諸史君之
事也此一店雖不如昌黎廟二妃祠軒天地萬古尊
而非私於一人乃共於千萬人者則同也彼西夷之
人蔑濟民之術而皷寘昧之說於吾人雖高明者靡
然從之錢鉅萬粟鉅萬尚不惜也而恐不及焉其卒
也雕樑畫棟暎煥於崇山巍峩其取媚於夷鬼而有
功於夷道也至矣然於生民實自家利何有哉移此
无益之費施諸有用之上則是役也雖吾黨學孔子
者亦當傾囷而至非世俗之所謂施主而乃吾道之
所謂能散者也凡民之生衣食於奔走遊宦於奔走

後事於奔走非一道而莫不由道路者也是則不問
吾道與異道吾邑之人與異邑之人近而一井之人
遠而百里之外高而卿士之流卑而商賈之徒茍有
相助以財相營以力者吾不敢執筆而拒之也同吾
志者盍與起於斯文

代人上巡察使書

某等謹頓首百拜獻書于巡察使相公座前伏以今
甲辰年某月日括三道人民徙兩邊以實之等件事
九重出誥諭之教廟堂下頒德之帖按行揣摩曲盡
朝廷委寄之意一國萬民誰不知朝廷之事出於不

得已而相公奉朝廷之命而已耶伏見事目上自功臣之冑下至胥徒之賤凡有役於官府者凡其祖先奮一戈於戰陣者咸在原例是國家之良法美意誠有出於不得已者而不忍之仁政審行於玉石之間也然則推不忍之心審玉石之辨者在相公尤所拳拳也小子四世祖白桂英當高麗時與其同母及弟白利章共誅逆賊魁首同正朴景純及弟趙引起縣令趙仟進士朴貞瑞等二百餘人免戶長爲品官居是鄉而稱是鄉百年于玆小子之父以无資地多丁息乃爲應入居者小民告訐噫將何所因極而詐臨

噫哉彼陣亡者或備隊伍之列滅身鋒刃之間初非有賴於國家而國家寬恤所以礪後人者至矣彼朴景純者起自客城補聚群不逞其魁僅百餘其徒幾數千發客城守而客城之民無復致討殺金州守而金州之人不敢出聲於是移檄晉州尚州等地東西響應其舉大事直衝本邑梟盛務之頭置酒相慶莫敢誰何維時桂英平生刀筆一僻縣之吏也主守已死人心蕭索驕賊縱橫勢熖莫窺惟知遁逃偷生之不暇而能毅然出奇發謀一舉而殲之比則智畧之士所難也當時按廉使具其事而聞于朝賞以職而

延于世至今父老詳傳其事在麗史亦載其畧一編史書非白氏之書一國萬民之所共則此事亦必曾入於相公之清鑑矣議者以前朝之事而爲言小子嘗聞天下之惡一也誅惡者身无存沒時无古今則與善者豈有古今存沒哉嗚呼吮一卒而足以動三軍之志旌一夫而有以激一代之士風使先祖桂英之功不在於國家而不見錄則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商容比干何德何功於周室哉聖王之行事有不容言者至於燕之樂毅猶能封王蠋之墓則蠋何有於燕軍哉夫樂生戰國之一武夫也降自秦

漢代不乏焉豈有他哉誅惡與善身无存沒時无古今不易之典也方今聖明在上遵文武之政相公在外視樂生之輩不啻千萬此小子所以冒進而不疑也國家搜括人民但較其丁視其貲更不分別則小子雖僞悶之極聖人當遇不幸亦維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則奉負吾父母提携吾兄弟負耒耜而適有居域中莫非王土小子何敢贅言哉如更分別則鐵爐冒號者皆得安居桑梓而先祖桂英獨不見錄於文明武治之聖君博古知道之元老豈不重可痛哉且清道舊爲小縣自先祖以來陞爲巨郡此雖无

有於國家事然此地猶國家之地其效猶存於國家
而德於鄉人也清道一郡所配九户至小而郡民之
丁多三四者此屋遺桂英一齋而未必不可充九户
之配伏望相公哀憫而憐察之天地日月如有所照
則是相公尋誅景純輩而尋賞先祖烈也誅惡與善
之心特行於百世已上之寒骨而誅惡與善之風實
礪乎百世以下之義士非私於白氏爲國家風教幸
甚自桂英以後三世爲士人時有幸不幸三世又不
得顯揚於當世小子兄弟今又身遊鄉庠方希後造
之末以爲起家之始而還徙之患一朝逼迫至此視

郡之坐主書貢猶得意自如淚者逢掖之衣反著皂
隸之賤儒冠多誤身重有感於杜甫云此則訴私寃
於相公非公言也辭聲情極不知所裁不自覺辭之
僭且贅焉謹稽顙百拜泣血以聞

四十八詠跋

右四十八詠四十八物一物各有一物之故傳曰詩
可以觀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四十八詠殆庶幾焉
夫草木鳥獸之生與性有遠近清濁之不同古今人
物各有貴賤好惡之殊致而得失從可觀第其中有
可疑者臣心有疑而若默不洩則非事君无隱之道

也紫微之與百日山茶之與冬栢一花兩名古俗異稱而今歧爲四詠豈自有別種歟抑初立題者迢於偶儷以山茶配海棠百日對三色而不自覺其名義之重復歟玉梅之於梅窓之梅同名而似異世有玉梅其開最晩不知立題者有取於此耶古有硨磲以爲赤玉類而今琿琚字不類不知何據怪石一詠崛叟二韻上下聲之不相隣也而互押臣妄意轉換而叶之此特餘事耳肰格物而致知小可以喻大臣竊考之律詩始於唐而其法漸密雖有高下未免規規於法律而詩病仰觀風雅亦可以觀世變法家用法

亦如是歷代法網始疎而向下益密雖有賢相良吏咸束縛於繩墨不能展布四體而治漸下伏願　殿下玩心焉臣聞高麗忠肅王入侍元庭尚公主有寵東還天下奇花異卉皆得賜賚以歸東方花卉之勝者多出乎此至今民間傳植燕京菊者是其一也噫植物不分風土遠近而能生養長久如此則王道又豈間於夷夏大小哉伏願　殿下留意焉張騫十八年於外求葡萄石榴以中君欲陋矣然非張騫致之則葡萄石榴終於西域而不入於中土之載籍如今萬年松四季花玉梅等卉致之中土則尚清玩者取

之編花譜者哉之維其不遇世泯無名字登播於騷
家人才亦如是方今熙明勵翼一藝必達然文治百
年教養之久太山長谷之間豈無尚志之士不登名
於朝廷之通籍者哉自鄉舉廢而科目與門蔭並行
其間處士孝廉束帛之徵代不絕書所以激礪一代
風節爲不輕矣何國家之盛而不聞乎將拔茅彙征
野无遺賢耶將世之尚賢其不及於花卉歟伏願 殿
下因此而著彼焉其他物物莫不有一種意思可以
觀生意可以長仁心可以襲馨德可以戒妖艶觀風
霜不變之節而知君子有守之操觀巖壑幽情之態

而知隱士光求之趣觀鳥獸之擎尾毳毛而可以發
故鞭其野性而又可以不畜至晴雲暮鐘聲氣之於
天地間所該者博矣伏願 殿下隨物格得至理如
何昔蔡君謨進小龍團而求叔惜之錢惟演進妖黃
花而蘇子刺之哲宗戲折柳枝而程頤號諫善乎數
君子之心皆召公玩物喪志之意也以此特君心未
定時耳此心既定則无入而不自得是故周茂叔庭
草不除曰自家意思一般張子厚因芭蕉新葉而起
盤銘曰新之知月到梧桐風來揚柳而邵翁之天心
自得萬紫千紅都是朱熹道體之吟伏念 殿下緝

熙聖學讀萬卷博而約之一心之定久矣其於濂洛
關閩父子道學之淵源必有深契臣所願萬幾之餘
尋常理會事物之无窮者得切己耳不然而前代景
陽之玉樹西苑之翦綵梨園之花卉艮嶽之花石君
心一溢耽翫詩酒則雖進忠讜亦何益哉頃者 殿
下特因雷變下求言之教尋以四十八詠賜臣等和
進方遇變修省之不暇在 睿慮豈不思前古人主
御文士而疎賢德尚詞章而忽聖學爲治之大累哉
蓋古者采風謠以考治道臣謬意 殿下慮求言之
不盡其言而欲因性情之發以有考耳不然 輦轂

之下斯文大老玉堂學士筌鏞治道虞載於一堂如
虞朝之相慶卷阿之進戒爲不乏而又及於草野之
遠何哉臣以此反覆而思之不可不抒懷抱而才識
凡下其於古人化作光明燭清陰分四方之意不能
推而寓諸四十八詠之中則又忘其言之贅而復演
不盡之意焉書曰烈風雷雨不迷易曰震驚百里不
喪匕鬯方 殿下在邸時震人于傍側天欲試 殿
下之行於不迷授之大器以福我三韓之民也即今
登極三十餘年復震于闕庭其變大矣肰天意不過
警策 殿下之心於不喪而勉進 殿下之治於不

急以壽我三韓之民也然雷震非氣之正也天以生物爲心而陰陽之邪有時間之則發爲雷電暴傷木石以及我无辜之民人君未嘗不以好生爲心而喜怒之私有時棄之則一念之生害及草木群生多矣天人交感之幾又不可爲杳遠而不察宜 殿下之省愆不寧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明睿之主自以爲吾治已足愼終之心多不及初臣未知殿下今日求頹之心如初政惕厲之時又未知今日之魏徵有責者爲 殿下疏十漸與否而天所以眷殿下始終警德者顯顯无間矣相厥小民荷鋤田頭

倨肆瀆忽至死知也卒聞雷聲未嘗不竦然起恐无
他懼而敬也況聖人當其時敬天之怒宜如何伏願
殿下造次毋忘此時此心之敬敬久而誠則體信於
殿陛達順於天地灾變永息而中和之氣應之茲四
十八物當與三秀四靈共爲咸寧咸若中之一物而
頌聲作矣否則四十八物不過爲玩好之歸而歌詠
者亦未免爲阿世矣　殿下一心不可不主敬如此
萬事萬物之本源也臣謹以此爲四十八詠之跋狂
僭踰越詞備蕪不合程式死罪死罪誠惶誠恐拜
手稽首錄獻

贈上人序

余旡以異於人者自齠齔時獨不喜浮屠氏於不喜之中猶有取焉非取其道取其人焉取其解外膠擾高山遯世而旡悶也世之招舟子於通津闘車風於要路爭趨而競進者吾悲山林之無人也就浮屠之中雖羈迹於山林不後形於市朝者又鮮矣今之住持名山者釋家爵也而猶世之刺史縣令也世之人有棄刺史縣令而不爲者乎棄刺史縣令而不爲吾於釋家見上人也上人歲十八時擧道科上選席其得巳早矣廾八時又得住持其達又不爲晩矣因此

而馴至其不至一寺而已者也棄之而不爲築一庵於故山之麓以老焉今且半百有餘矣時時下抵鄉之士人家而扣焉與之酒則卒爵而不辭與之碁則當局而呼盧唱以詩則把筆而和之無難調以語言則括舌而答之无碍問以釋法則曰我不知也人詰之以不作住持則曰吾書有不親近大臣勢家噫吾儒讀書出而有能不背其書之所言乎使上人不早迷溺於佛氏之學則其爲儒士雖出而仕吾知其能棄刺史縣令者也於上人雖不合謂之遯世无悶肰有悶則必不能安於山林矣能安於山林者遯世而

无悶也吾見今世之士有悶者皆是而何獨於佛者乃有一人焉泓閒耶吾見上人宿三月粮抱孔方兄造京師求所謂勢家者而親近焉有悶則必爲之矣其不爲親近勢家而從古人親近可尚也已一日袖一軸詩造予而請續焉仍求序以張其志攬其軸而覩之前有圖後有詩作者頗有世名公焉又有其師无本所賜號與其韻語焉始知上人之淵源也无本俗所謂悶曰者而吾童子時聞先君稱詩僧㵎口而審其一時之遊戲者吾嘗意其隱君子者托浮屠而玩世者也上人從而師之則其所得不旣多乎惜乎

吾不及見其人耶吾力旣不能人其人廬其居而以不及見澗口僧爲歎而有取於上人者其亦可歎也已果不知山川之氣感於蜿蟺扶輿磅礴欝積而生獨在於二僧耶因爲上人勉焉昔宋元嘉中有沙門慧琳者權倖宰相時號黑衣宰相上人亦厭今世之黑衣宰相乎今日就浮屠之中可加黑衣之號者不知其幾也上人其終安於雲峯之號而不負其師足矣嗚呼棲雲於高峯之上僧之事畢矣予亦將理謝屐而一訪焉

送柳評事序

儒而不知兵非眞儒也訓詁之儒陋詞章之儒華之學之儒誇眞儒則實射御書數在其分內而錢穀甲兵凡世務无一不用其極吾黨之誦此言也久矣然徒誦此言而无此才力則有所不能任矣誦此言充此言又有此才力而能以身任者居今之世吾智翁一人耳此朝廷所以再屈君於評事也夫評事古之書記也談笑青油職卑而望問初不待文武具備而處也然佐節度入幕府運籌策於一軍之務无所不當預不但弄毛錐子而已今國家以評事爲名其意可知也評一幕之事陳利病料成敗商確今古使節

帥小者專行大者特達從容樽俎不惟節帥之從而惟吾學之展如此而止乃評事之能事若夫烽火小警奮臂長槍杖利劒躬環甲冑隨節帥爲士卒先彎百斤射百步振作三軍不謂書生之无勇而下馬草檄橫槊吐虹登山勒銘迎其時而行其事沛然而有餘此則古之人若唐之韓愈杜牧能之或不能也而君无所不能焉所以朝廷夙夜之士咸惜君之去而重君之行也朝廷於四方邊閫之寄无一不致其愼重而北東西尤劇一將生釁萬民荼毒西北又劇於東北年年聘介之往還其民之困最苦於他方東北之

事君所曾莅也西事則君所初管於兵民之際尤宜
留念吾聞主人公賢君子也能用君所學從此吾見
西方兵務辦而生民遂也宋大韓小范經畧陝西邊
上輿謠莫非儒者之用也吾將屬耳以聽君其行矣
第大夫人在堂有遠違之色道其思以慰之
父母生子兮射桑弧不知爲武兮爲儒周歲初度
兮奇弄之雜陳弓矢兮兼詩書隨所取兮卜文武
拊其背兮爲歡娛及旣長而高第兮反從事於邊
隅着儒冠兮挾兜鍪如何今日兮以歡爲愁三杯
酒兮萬壽西山白雪兮關塞阻脩毋曰嗟子子行

役不遑將我兮曷月迴輈君親恩義兮有時相奪
莫臨長逝兮爲私謀天語丁寧兮汝將以汝伯汝
季兮供我所求汝歸邊關兮望白雲戰陣无勇兮
毋爲我羞

送崔玉果序

近世人才視古爲盛國家取才得於湖嶺二南爲多
湖嶺實國家人才之府庫也吾友崔倬卿氏湖南人
也歲癸卯計偕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京師文學優贍
詞藻警發一舉通籍歸爲親榮也而連喪二親痛毒
六期之餘由館薦拜殿中裏行隨正使朝燕人多想

望其風標謂其還也必踐歷臺閣供奉侍從爲淸朝之彦也旣還一夕除目出則監玊果縣矣崔之朋友相喧且惜莫知其故故事淸望之士出外者非有旨特授則親老自乞便養也倬卿親俱喪則非自乞也又无中旨宜朋友之喧且惜也抑古之用士者必先試於州縣以觀其能而進之吾烏知其宰物者欲先試倬卿於此耶漢循吏以治行第一入爲公卿者相望又烏知倬卿此行乃他日大授之資耶朕倬卿豈宜以此增損其本分哉武城絃誦者不求當時之譽單父鳴琴者豈要他日之名素其位盡吾心焉以臨

其民可也王果湖南屬也倬卿莅焉其桑梓近時得異味節物恩親之不得將有不堪者矣以不忍之心臨一邑之孤獨其政必不忍矣其行也設席於郭東門外酌倬卿而告之曰官有大小而心无大小職有內外而心無內外世有以大小內外而置榮辱屈伸於其心者非知道者也夫宰物者之用人如造物之賦物流布品類各有命焉知造物之情則於榮辱屈伸之來吾有以待之外物舉不足累吾方寸然後能安若命无往而不自得矣座有人起而言曰造物從前是多猜小兒其情不可知又烏用知其情而後理

吾心出治哉子不厭遠與偉卿別

送李評事子伯序

吾同年友鐵城李君子伯比持服纔外除執政者即補子伯朔方幕僚之缺子伯以其大夫人在堂餘日苦短欲申己志自乞而又爲其所格鬱鬱不得志將赴幕覲其王母於嶺南迤邐向東北特蒙 上許其行也其朋友追而送之江之滸嘆子伯之賢宜處侍從諫爭之地而遠屈外閫爲公私交惜咸刺刺焉李雲笑而告子伯曰以壯遊而言弧矢无定由性命而觀往來有數較事業則文武无分別覩君親則恩義

有輕重夫天下至廣此心至大而身繫一方此中山
川尚未遍觀吾焉爲匏瓜也哉過海之句已吟於窓
忠愍未相之前犂毋之拜已夢於胡澹庵未疏之先
浮生世事自有前定不可逃也中唐騷人莫不佐幕
盛宋眞儒皆能談兵射不穿札者亦能制勝修齋誦
經者非獨無策耳覩生我身而貢之君君制我命而
進退有義戰陣无勇以爲非孝則男兒事親豈全在
晨昏堂塾之間哉朝廷於北狄邊圉謹嚴主客形勢
兵民利病揣摩籌畫而補主帥之不逮一面重責君
得自任矣青油幕下橫槊吐虹黃雲塞上解甲晏眠

使朝廷无北顧之憂然後瓜時受代歸報倚門翩翩綵衣得奉顏之一笑可矣吾觀子伯風樹餘懷恤恤乎若无所適而又有將母之誌故序以告之

感舊遊賦後序

中國有人外國未嘗不知之也宋史稱高麗使問楊龜山先生无恙否此其驗也今國使項背相望而不得有聞何耶濂洛一泒自仁山東陽以來雖學有淺深固未嘗絶也豈有之而國人之往心有所外馳不遑問耶僕昔年到京師切切求有道之士而一解陋方之惑卒未見怨忽將還因伴送劉鉞得禮部程員

外愈求學焉生以手撰集注小學及晦翁書一帖與之觀其序述抑其人也僕劝不知程濴浅試質俚語而持小學相與以付范公勸張載中庸不許談兵之意也然未承一日之雅忽忽反國小學一書僕不自私旋即刋布國中學者皆獲程惠矣程今已遷郎中或别爲他美官矣君歸當問之又得順天府學士周銓其人循循可愛悖學善吟詩僕解佩刀爲贈周以數件圖書報焉周道李翰林東陽文望高世欲介周而一拜焉逥期已迫未能焉君當爲我尋周而謝焉家在崇文門外周亦不終屈者大抵中朝之在位者

編於外交在野者非卒卒道路街市上所易[illegible]
求道之切彼之際接甚阻勢合然也自古大學[illegible]
之士多出於伊洛江浙之地燕乃一塞之地也宜[illegible]
所見然京師四方之都會川於上者必多有其人只
恨覩爲鄙夫也聖賢之道布在方策無内外之殊不
待人而可擧然師友淵源豈可謂無助前代帝王度
廓無外四夷子弟皆許入學國人前後所得於中京
文獻亦多惜乎今不然也子之此行求道而止耳求
之以誠必有所益

晋陽修禊序

蘭亭修禊謝[illegible][illegible]王右軍等四十二人洛陽耆英文彥博司馬公等十二人今我同禊二十餘人多於洛會小於蘭亭風流文雅德業名望雖媿於蘭亭之群賢洛陽之諸君子而秉朝野之無事趂湖山之清遊則固亦有焉蓋王謝文馬初非高蹈於物外皆有職事於當世地勝人賢志同趣合相與成其美而傳諸後耳凡契中人皆四方之士或仕於朝或分符於嶺外或郡或縣大而牧卑而抱關冷而賓文之官不計崇卑不論年齒雖非晋宋之世而相好以忘年不至於挾貴則自今而作古也其間前官去而後官來交

承繼好莫非同時也而講信於一時則欲久於異日從事於宴遊則欲保於吉凶立其條約而錄其姓名自不能已也於是以晉陽爲洛陽眞率石爲蘭亭者其儔也無非享者必因簿書之期其樂也非敢廢事昇平多暇亦上之賜也而人事離合俛仰陳迹必不能無憾於十年之後矣牧使慶君大素主其務而令李學識序之

贈山人智揖序

吾同年河啓卿氏能文章富氣槩於物無所棄至於異端道流亦取其尤者而不遺焉己酉冬予方賦拘

幽於金寧啓卿氏時讀書於雲岾寺問予之非罪頻往相訪一日遣一衲來下狀以爲解文字可與語不減於大顛云予信啓卿久矣知其所與必非常人與之坐而叩其中所有問其號曰智揖也問其所學曰韓昌黎集也予爲之起曰揖乎爾旣舍冠裳而爲緇髡當就爾師學爾苦空之妙今乃學韓將以何爲也古今儒者不爲不多而平生以闢異端自任者韓也其論道也必欲人其人而廬其居其爲浮屠作詞必欲冠其顚揖乎爾學韓得無戾於爾浮屠之敎乎使爾學韓者必出於啓卿之意而遣爾就予者亦心有存

曰噫韓疏佛骨而謫潮陽其疏也乃在其位其謫也猶帶刺史子林下人也旡預於世事而又爲世網所累抱辛酸於瘴海之犴獨何耶是固人事之未易料者而吾與啓卿所共討也揖手異曰當抱韓藁來古今人雖不同而吾將以爾爲太顛也

書唐屛

余於弘治辛酉冬以質正官使上國在烏蠻館館傍有何旺姓名者每討士大夫家圖書就余售日數十幅旡可意者最末以古畫十四幅來逐幅有三人題詠幷以八分四大字跋以長文數百字余不知畫讀

其詩若文不覺耽玩然行槖所有已買經籍了了遂脫所穿衣酬其直旺請益乃以 帝賚緞子兩疋取足仍問旺畫者作者今在否曰畫者江南人且古不知誰某作者馮獻兩公皆文章鉅公老翰苑即世久矣朱奎今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太傅位望崇重焉都中文士曰以百金轉相取玩旺今爲君酬無價而獲之云余初謂買兒索價之謊說後見秀才周鉦質之果信私心以爲此行第一所得也携歸東土與同出處不顧與他人也既還伯氏喜予无恙連牀夜話仍問燕都所得傾囊出陳於他圖籍无一注眼而只心

此畫余不敢惜焉伯氏今爲天嶺裝褄短屛提以上
郡命予誌噫物之在兩間與人推移者未易了也豈
知江南之畫到燕北又自北燕而到東土耶如使畫
者復見此將不禁趙侍御之感矣又後百年不知飄
落何人之手耶公餘郡齋相對寓目以適其與可矣
其跋文尤可觀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二

集韻澄

天